

澳華新文苑

第1116期
(前言：2020年的冬天，我重回內蒙巴彥淖爾，受到鄉親們和同學們的熱烈歡迎，謹以此篇文章紀念於九十年代謝世的老杜。)

老杜

賈虹

我的眼前總浮現出老杜的形像：重眉重眼大鼻頭厚嘴，絡腮胡子左腮幫子缺一塊。據說是打日本鬼子時留下的紀念。
一套黑色棉衣褲，一雙踢死牛的大頭皮鞋。牽著他心愛的小毛驢向我走來，蒲扇般大而粗糙的手，習慣性地抹一下凍出來的清鼻涕響聲氣地對我說：“娃，快上路，晚了，趕不上車。”

那是我最後一次坐他的小毛驢車趕汽車。
內蒙的冬天滴水成冰，而我的回城通知書恰恰在此時到達。老杜一定要送我，我不忍一個六十多歲的老人要趕著毛驢車送我去六十多裡地外的火車站。在如此寒冷的天氣裡。

“不”，我搖頭。
老杜的個勁兒又上來了，說：“娃，明早四點我準時吼你。”
小毛驢的蹄子敲在凍得鐵硬的地上，“得得得”地響。老杜的大頭鞋聲“通通通”地敲打著我的耳膜。月亮還高高地掛在天上。我不知道內蒙寒冬裡凌晨的月光會是這麼清涼。

月光冷冰冰地泄下來，沒有一點兒美麗和溫柔的感覺，凝住了似的。冷冷地照著這空曠的荒野。我坐在車上，老杜照例跟在車後背著手悶頭走，模模糊糊地只看見他佝僂的影子。我知道他是心疼小毛驢，我坐在車上咬著老杜給我的熱饅頭裹著棉大衣，疼著淚水，思緒翻滾……

剛到兵團，我就得了關節炎，冬天不能出活，連裡照顧我，叫我去後勤跟老杜做豆腐。
我有點怕，怕老杜是因為他很嚴，平時臉無表情，不苟言笑，藏在胡子後面的臉總是陰陰的。

我緊張而忐忑不安地推開豆腐房的小木門，怯怯地跟著大家的叫法，叫他一聲老杜。小屋裡很暗，那時沒有電燈，看不清，老杜就著炕上的油燈在幹什麼。
聽見我叫他，他頭也不抬地說：“娃，門邊寒，炕上坐。”

聲音很沉，第一次聽見，像風穿過峽谷，有一種厚厚的感覺，很慈祥呢。我輕鬆了一點兒，便慢慢坐在炕沿上。炕暖暖的。

老杜愛毛驢遠近聞名，以前是聽說，現在是親眼看見了。別人圈在牲口棚裡的毛驢，老杜卻放在屋子裡，小毛驢悠悠哉哉地嚼著干草，享受著別的同類不能享受的待遇。我不敢表示我的不習慣，屁股僅限於坐在炕沿。

“吃了嗎？”老杜問
“吃了，”我回答。
連條千篇一律的窩頭就鹹菜的早餐，吃得我每天胃冒酸水。

“南邊的娃娃不習慣了哇，”老杜這麼一說，我居然委屈得想哭。
我連心地搖搖頭，心裡想老杜很仔細呢。老杜下炕往鍋裡下著什麼，撈起來，盛在一個大碗裡。再往碗裡加著什麼，立時小屋裡飄散開蔥油誘人的香味，勾人食欲。

我不得吞了吞口水，這是情不自禁的表現。清湯寡水的生活已經把我的食欲搞得很有敏了。老杜把碗遞過來說：“餛飩，好吃。”
餛飩在那時是稀罕東西，我卻不知道，只覺得這面條真是太好吃了。一切的一切沒有比當時這碗面條更實在的了。

十七八歲長身體的時候，沒有足夠的營養填補。每天還要挖渠脫打草，幹非常重的體力勞動。這碗面條在

當時對我意味著什麼？我沒有拒絕。如果說我是什麼時候真正接受大西北老鄉的，也許就是從這碗面條開始的。

碗面漂浮的辣椒油和噴香的蔥花，還有自己像能鑽進喉嚨的面條，一會兒我就吃了個碗底朝天。

我只覺得小小的豆腐房竟充滿了家的溫馨。老杜用他父親一樣的慈愛給了當時的我真正的感動。老杜自己沒有吃，在一邊面無表情地抽煙。灶膛裡的火把他的臉映得多了許多嚴酷，刀刻一樣的皺紋裡我發現了老杜的親切。

他的眼神其實是很溫和的，但是卻像藏著什麼憂傷。當他定定地注視著灶火時，這種憂傷表現得更明顯。後來我才知道老杜是有過家的。但是老伴死得早，做多做娘，好不容易把兒子拉扯大，兒子又得病死了。老杜成了孤老頭。只有心愛的小毛驢陪著他，我也才知道老杜為什麼優待小毛驢，那是他唯一的家庭成員了。

小豆腐房從這以後也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每天早出晚歸拉水磨豆腐。老杜的豆腐做得好全村有名。老杜說做豆腐水很重要。所以老杜做豆腐不用本村的水，每次要去相隔五里外的一個叫歪柳柳村的那口井打水，一個星期去一次。

每次去老杜的心情很好。
在整個拉水的過程中，我終於知道了老杜一個重大的秘密。每次到歪柳柳村裡，老杜就帶我去村口的一個乾乾淨淨的大院落，大院裡有一個五十開外的老婦人。

瘦瘦的，乾淨利落。見我們到了就把毛驢牽過去，叫她兒子一個和我差不多歲數的男孩去打水。然後讓我們進屋上炕。她的屋子比老杜的小房子明亮寬敞，也清爽多了。女主人很周到。對我非常客氣。而且一在裡面吃了午飯才走的。午飯有粘米炸糕和酸菜燉土豆，裡面還有不大見得到的肉片。所以每次去拉水也是我心情最好的時候。

一次，女主人拿出一件做好的黑棉襖給老杜穿上，老杜呵呵地樂著，臉上一片開朗之色。無論我那時再小，再沒有心眼，我也看出他們的關係不同一般。啊哈，老杜還有愛情呢。回來的路上，老杜跟在毛驢車後嘖嘖著當地的爬山小調，那真是太少見的情形了。那件棉襖就穿在身上，小毛驢也趁時間擺屁股拉屎，臭哄哄的，我就捏著鼻子轉身對老杜說：“老杜，驢糞好臭啊。”

“呵呵，呵呵，”老杜笑著，臉上的表情真是燦爛。
怪不得老杜要到鄰村打水，怪不得老杜的豆腐做得好，那是有機密的，只有我知道呢。每次豆腐出鍋買豆腐的老鄉就排成長隊，豆腐經常不夠賣，老杜也不加做，賣完為止。天黑前我要回連隊，老杜每每變戲法一樣從籠裡又變出一塊豆腐來說：“趁熱吃。”

又累又餓的我顧不得謙讓，拿來就吃，心裡充滿了驚喜和溫暖。
那個寒冷而又漫長的冬天，我就是在老杜的豆腐房裡度過的。開春我調到子弟學校當老師，而和老杜結下的這段近於父女之情的友誼卻沒斷過。每次探親，我總忘不了給他捎點煙和糖果。休息天也經常去豆腐房幫他燒火磨豆子。

而每當豆腐出鍋，老杜也經常托人給我捎來一塊。八年後知青大返城，我也要走了。
老杜幫我卸下行李，對我說：娃，一路好走，我回呀，還得拉水磨豆子。回家問你爸媽好。
老杜的話依然少得精簡，聲音已沒有八年前風穿峽谷時的厚了。啞啞的還帶著痰音。我的心一直酸酸的。看老杜佝僂著背往回走。淚水糊住了我的視線。

黎明的微光中，空曠的原野無邊無際，在那條路上，一位老人趕著一輛毛驢車，孤寂地走著，那一套黑棉褲和那個耄耋的背影，就這樣印在了我的心裡。

老杜呵地樂著，臉上一片開朗之色。無論我那時再小，再沒有心眼，我也看出他們的關係不同一般。啊哈，老杜還有愛情呢。回來的路上，老杜跟在毛驢車後嘖嘖著當地的爬山小調，那真是太少見的情形了。那件棉襖就穿在身上，小毛驢也趁時間擺屁股拉屎，臭哄哄的，我就捏著鼻子轉身對老杜說：“老杜，驢糞好臭啊。”

“呵呵，呵呵，”老杜笑著，臉上的表情真是燦爛。
怪不得老杜要到鄰村打水，怪不得老杜的豆腐做得好，那是有機密的，只有我知道呢。每次豆腐出鍋買豆腐的老鄉就排成長隊，豆腐經常不夠賣，老杜也不加做，賣完為止。天黑前我要回連隊，老杜每每變戲法一樣從籠裡又變出一塊豆腐來說：“趁熱吃。”

又累又餓的我顧不得謙讓，拿來就吃，心裡充滿了驚喜和溫暖。
那個寒冷而又漫長的冬天，我就是在老杜的豆腐房裡度過的。開春我調到子弟學校當老師，而和老杜結下的這段近於父女之情的友誼卻沒斷過。每次探親，我總忘不了給他捎點煙和糖果。休息天也經常去豆腐房幫他燒火磨豆子。

而每當豆腐出鍋，老杜也經常托人給我捎來一塊。八年後知青大返城，我也要走了。
老杜幫我卸下行李，對我說：娃，一路好走，我回呀，還得拉水磨豆子。回家問你爸媽好。
老杜的話依然少得精簡，聲音已沒有八年前風穿峽谷時的厚了。啞啞的還帶著痰音。我的心一直酸酸的。看老杜佝僂著背往回走。淚水糊住了我的視線。

黎明的微光中，空曠的原野無邊無際，在那條路上，一位老人趕著一輛毛驢車，孤寂地走著，那一套黑棉褲和那個耄耋的背影，就這樣印在了我的心裡。

老杜呵地樂著，臉上一片開朗之色。無論我那時再小，再沒有心眼，我也看出他們的關係不同一般。啊哈，老杜還有愛情呢。回來的路上，老杜跟在毛驢車後嘖嘖著當地的爬山小調，那真是太少見的情形了。那件棉襖就穿在身上，小毛驢也趁時間擺屁股拉屎，臭哄哄的，我就捏著鼻子轉身對老杜說：“老杜，驢糞好臭啊。”

“呵呵，呵呵，”老杜笑著，臉上的表情真是燦爛。
怪不得老杜要到鄰村打水，怪不得老杜的豆腐做得好，那是有機密的，只有我知道呢。每次豆腐出鍋買豆腐的老鄉就排成長隊，豆腐經常不夠賣，老杜也不加做，賣完為止。天黑前我要回連隊，老杜每每變戲法一樣從籠裡又變出一塊豆腐來說：“趁熱吃。”

又累又餓的我顧不得謙讓，拿來就吃，心裡充滿了驚喜和溫暖。
那個寒冷而又漫長的冬天，我就是在老杜的豆腐房裡度過的。開春我調到子弟學校當老師，而和老杜結下的這段近於父女之情的友誼卻沒斷過。每次探親，我總忘不了給他捎點煙和糖果。休息天也經常去豆腐房幫他燒火磨豆子。

而每當豆腐出鍋，老杜也經常托人給我捎來一塊。八年後知青大返城，我也要走了。
老杜幫我卸下行李，對我說：娃，一路好走，我回呀，還得拉水磨豆子。回家問你爸媽好。
老杜的話依然少得精簡，聲音已沒有八年前風穿峽谷時的厚了。啞啞的還帶著痰音。我的心一直酸酸的。看老杜佝僂著背往回走。淚水糊住了我的視線。

黎明的微光中，空曠的原野無邊無際，在那條路上，一位老人趕著一輛毛驢車，孤寂地走著，那一套黑棉褲和那個耄耋的背影，就這樣印在了我的心裡。

老杜呵地樂著，臉上一片開朗之色。無論我那時再小，再沒有心眼，我也看出他們的關係不同一般。啊哈，老杜還有愛情呢。回來的路上，老杜跟在毛驢車後嘖嘖著當地的爬山小調，那真是太少見的情形了。那件棉襖就穿在身上，小毛驢也趁時間擺屁股拉屎，臭哄哄的，我就捏著鼻子轉身對老杜說：“老杜，驢糞好臭啊。”

“呵呵，呵呵，”老杜笑著，臉上的表情真是燦爛。
怪不得老杜要到鄰村打水，怪不得老杜的豆腐做得好，那是有機密的，只有我知道呢。每次豆腐出鍋買豆腐的老鄉就排成長隊，豆腐經常不夠賣，老杜也不加做，賣完為止。天黑前我要回連隊，老杜每每變戲法一樣從籠裡又變出一塊豆腐來說：“趁熱吃。”

■賈虹近照



能人王琰

張帆

不煙不酒還唱歌，命運無常天注定；三房太太五個娃，瀟灑此生不抱憾。
不煙不酒還唱歌，這該是當下時尚養生達人追求的最高標配了。許多人一生也許只為其一，難為其二者，而王琰坦然像一位健將，能堅持“鐵人三項”數十年如一日，可貴之處令人嘆服！每周有一晚在悉尼車士活(Chatswood)回好事園(Hurstville)二十多公里的夜行火車線上，專心致志、旁若無人地坐在雙層地鐵的上層，放開歌喉用手機錄製他在抖音上播放的一首又一首引以為傲的歌曲小視頻。穿越鐵道線上忽明忽暗鋼鐵巨龍上，竟成了他的瀟灑情懷的練歌房。雖然有朋友笑他歌曲軟糯陰柔，涉嫌假唱，王全然不顧，也不與之爭辯，自得其樂，大有“我的歌喉，我作主”氣派。一首又一首出自夜行線上精調花腔聲情並茂的歌曲，像止不住的泉眼般，噴湧而出。在此同時，我一篇洋洋灑灑三言長文，在群裡與他歡歌視頻相遇，居然敵不過他僅幾分鐘委曲調的點擊率。

在王的告別儀式上本人細心注意到，在銀屏分享王的成長照冊時，輕微的背景音樂跌宕起伏，高亢鏗鏘的男聲唱是歌手韓磊的《等待》，“明知輝煌過後是暗淡，仍期待著把一切從頭來過，我們既然曾經擁有……”本以為會讓我們在場的重溫王的自唱小視頻，想不到製作人一反常態用了韓磊的歌曲作呼應，烘托激昂勃發的生命力，想來頗費一番心思，用意深遠。現場沒人注意到背景音樂的細微變化。

參加王的告別儀式，當然送他最後一程為重，另關注或與他家人見面為其二。他的大家庭早已為朋友們熟識，屈指算來他家三代已十有八人，在當今社會我們這一代人如此規模大家庭，可謂鳳毛麟角，堪稱能人一枚，吾等望塵莫及。再看看他三房太太，沒一房出席送他最後一程。送花圈也不以前妻著稱，均淡化了這一稱謂，混同於一般朋友，上書：大雅雲亡；北斗星沉；均以好友著稱，令人聯想。一旁有團體送的點圈，插卡上的落款是悉尼華人退伍軍人協會，點明逝者曾經的軍旅生涯。

告別儀式結束，未見蓋棺瞬間有女士撲上前，撕心裂肺、哭天搶地情景，在澳少有此一舉。隨後棺木再由四位西人男士推出靈堂，移入靈車。我們駕車隨靈車緩緩駛入墓地。也由這四位將棺木緩緩放入挖好的深坑墓穴中，與會者撒入花瓣，敬香祈願逝者安息！在澳去世，似又多了一個選項；土葬。

王琰相識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在悉尼唐人街建德大廈他創辦的寶聲移民公司內，他是我們這波留澳學生中較早涉足移民事務的從業人員。雇二名員工，打理日漸紅火的生意，也頗有些成就感。但他熱衷於賭馬，三五天不賭心情不爽。有次去他公司，員工正在整理計算王放在寫字台下鞋盒裡，一疊疊巴掌大的賭馬票據，足有滿滿一盤盒，我也湊著看熱鬧，最後計算出這些賭資高達六萬萬澳之數，令人唏噓。那時一般人的年薪僅三萬左右，也不知道他花費這些巨資斬獲有多少？大半應是流水潺潺，浪花不起，成了小白丁的學費。還有多次來我們報社，在等待修改排版廣告之際，也不忘去樓下的“TAB”賭馬客串一番，他少有打老虎機與去賭場，賭馬幾乎是他日常的重要組成部分。

上世紀末，我們有幸在上海見面，有過一次較愉快的文化商業上的合作。本人有一單全運會紀念冊卡製作業務徵詢他合作意見，痛快一拍即合。經過數月的辛勞，合作結出碩果，一冊精美的《五星耀五環》全運會紀念冊收藏卡投入市場，我們分享合作後的歡欣。

在此同時也將移民業務拓展到中國各地大展拳腳，還兼顧經營其他澳中跨國中介等業務。
那時澳洲著名啤酒品牌“Furst”大舉進軍中國，出師不利，華人識此款清純佳釀。王曾與我說：要在華為“Furst”找個接盤俠，賺它一單。當時我有點吃驚，說他跑火車了。多月後我看到王向我出示厚厚一疊數百頁“Furst”近年誕生以來，強大的生命力與旺盛的發展

西江水。為《歲月無痕大地留印，居澳三十周年紀念活動》而作
廣東南方沃土，炎黃落落地生根。卅年回望倍頓，多少情愁愛恨。細訴移民心路，難忘創業艱辛。藍天碧海夢成真，卷卷文壇留印。

張青詞一首
浣溪沙，奉賀澳洲中國文化藝術研究院第五屆畫展開幕
佳作琳瑯氣韻融，盈堂錦繡漾春風。游樂樂社共雄雄。根溯神州源久遠，馨傳澳地慶蓬蓬。多元文化立新功。

不管是個案審查還是疊起來作“特殊類別”使用，都絕對不會令閣下失望，絕對是顆革命的錘錘釘，比兩政府的諾言可靠多了。三年前某為兩個女同學搬家，那散發女性荷爾蒙芬芳的閨房，溫馨得能讓最差的小男孩生機勃發，一撒，好家伙五十八個牛

奶箱。如此多功能的家具還能找出第二個的話，人類的困苦必一掃而空。因此極有必要由聯合國大力推廣這種完善無瑕的組合家具，不是吹，牛奶箱能拯救這個邪惡淫蕩的世界。至於專利，當然非留學生莫屬了，而第一個在牛奶箱上面琢磨出這許多用途的人，應該為他塑像造廟，以供萬世景仰，這毫無疑問。

阿忠說了這麼多，還意猶未盡，再進一步暢談牛奶箱的好處：
一是像搬家具那樣便於打點行李；二是帶回去向十一億同胞推廣這種萬能組合家具，於是兩餐無當；三是方便以後搞什麼回顧展之類起見；四呢，睹物憶當年，我們的晚年必因身邊有個風雨同路的牛奶箱而充實而生動而無比幸福。

一個牛奶箱就使我們變得那麼富有，就使我們的生命擁有那麼堅實的寄托！這是上帝眷顧我們的諾亞方舟，難道不足以托付終生嗎？……
噢我的甜心噢我的打令噢我蔚藍色的夢，隨那群“忘恩負義”的傻瓜去罷，我只要你。

顯然，牛奶箱其實是當年留澳學生尷尬生活的寫照，是他們無奈人生的嘆息。阿忠的盛贊底下，滿滿是溢出的辛酸和血淚！
大陸的一篇《草紙》短文，也是幽默中含淚的微笑。

他說，來澳時他的皮箱中藏了十八卷草紙，那是上了一個先來澳洲的朋友的當。這位朋友說，澳洲水果便宜，但紙很貴。結果入關時，海關人員對著這十八卷草紙百思不得其解，把它們整齊齊排成一排，然後去叫來可能是小組長，兩人瞟了一眼，就“啾啾咕咕用力捏草紙，對著天照草紙，反反覆覆聞草紙，又啾啾咕咕一陣，才很不甘心地放入關”。

大陸的一篇《草紙》短文，也是幽默中含淚的微笑。
他說，來澳時他的皮箱中藏了十八卷草紙，那是上了一個先來澳洲的朋友的當。這位朋友說，澳洲水果便宜，但紙很貴。結果入關時，海關人員對著這十八卷草紙百思不得其解，把它們整齊齊排成一排，然後去叫來可能是小組長，兩人瞟了一眼，就“啾啾咕咕用力捏草紙，對著天照草紙，反反覆覆聞草紙，又啾啾咕咕一陣，才很不甘心地放入關”。

大陸的一篇《草紙》短文，也是幽默中含淚的微笑。
他說，來澳時他的皮箱中藏了十八卷草紙，那是上了一個先來澳洲的朋友的當。這位朋友說，澳洲水果便宜，但紙很貴。結果入關時，海關人員對著這十八卷草紙百思不得其解，把它們整齊齊排成一排，然後去叫來可能是小組長，兩人瞟了一眼，就“啾啾咕咕用力捏草紙，對著天照草紙，反反覆覆聞草紙，又啾啾咕咕一陣，才很不甘心地放入關”。

大陸的一篇《草紙》短文，也是幽默中含淚的微笑。
他說，來澳時他的皮箱中藏了十八卷草紙，那是上了一個先來澳洲的朋友的當。這位朋友說，澳洲水果便宜，但紙很貴。結果入關時，海關人員對著這十八卷草紙百思不得其解，把它們整齊齊排成一排，然後去叫來可能是小組長，兩人瞟了一眼，就“啾啾咕咕用力捏草紙，對著天照草紙，反反覆覆聞草紙，又啾啾咕咕一陣，才很不甘心地放入關”。

大陸的一篇《草紙》短文，也是幽默中含淚的微笑。
他說，來澳時他的皮箱中藏了十八卷草紙，那是上了一個先來澳洲的朋友的當。這位朋友說，澳洲水果便宜，但紙很貴。結果入關時，海關人員對著這十八卷草紙百思不得其解，把它們整齊齊排成一排，然後去叫來可能是小組長，兩人瞟了一眼，就“啾啾咕咕用力捏草紙，對著天照草紙，反反覆覆聞草紙，又啾啾咕咕一陣，才很不甘心地放入關”。

潛力，加之無可辯駁的質量標準與展錦繡前程，頗具說服力的資料時，吾嘆服他的執著。後來還未等來“Furst”在華的接盤俠，“Furst”已在中國遭遇水土不服滑鐵盧淪為而歸。

但王還有他的商業傳奇故事，可載入他的商業史冊。一次他將澳洲一礦山重裝濃墨包裝後尋中國買家。做移民業務的不缺手上的土豪資源，經過數十輪的雙邊談判考察，層層推進，最後收穫碩果，王一次進賬數十W美刀，土豪還看中王公司的一名資深文員，在美刀催使下忍痛割愛一並打包給了新主。這單生意堪稱大手筆，實現了“三年不開張，開張吃三年”的宏大理想。

後來據說王坐擁錦江飯店高大上商務樓，園內有多位人士為其出力。王準備在移民事務上大幹一場，收割國內名人士豪的移民業務，可謂做大做強，高調來襲。
王琰還有幾個人生高光時刻：
後來王關閉了移民公司，再次婚姻一拍兩散。無序的生活帶來不少生活壓力，賭馬的本錢也無著落。此時憑他三寸不爛之舌，幹起了地產與大小生意中介。家大業不大，入不敷出，時有囊中羞澀的窘境，雖有豪勇之氣，卻難掩捉襟見肘的短板，遂走上勞心勞力，心有餘而力不足的心碎旅程，時有耳聞他乏善可陳的經濟小插曲。

我們也多年未見，偶爾在群裡碰上聊上幾句。七八年前，一次在布活(Burwood)市街上碰到他，他還是西裝革履的高界人士著裝，披著文件夾，問他忙啥？他答正在給“金世界”找家，打了幾個響指又匆匆離去了。
這次在王的告別儀式上，聽他大女兒介紹說，王曾經促成在澳的二個購物中心成功，看來王在商業王國裡游刃有余，還是有所作為的。

常言道“千金散盡復來”，年輕還有大把機會。遭滅頂之災，哪還復來？
王走了，走得匆忙，還沒來得及與我們大家打聲招呼，六十五歲確實有點英年早逝。一米八的身高、約一百八十斤的身軀轟轟烈烈，像多米骨牌般剎那間的塌場，不再醒來，直至失去生命症狀，最後隨棺木入土。他的離去警示生者：生命如此脆弱，容不得你過度消費。情緒衝動失控，才是魔鬼。

如今所有的劇情已落幕，再多的愛恨全入土。
願藍天下的麥覺理墓園，綠草茵茵，冬日有暖陽，夏夜有蟲鳴，墓園裡還有年初謝世的滬上著名演員老阿哥李家耀老師等長眠於此，不會寂寞，安息吧！

《燴變：“四十千”紙上足跡三十年》目錄
何與懷
第一輯
第二輯
第三輯
第四輯
第五輯
第六輯

一言難盡，然而珍貴——《歲月無痕：在澳大利亞的日子（一）》序
這里有我們足可自傲的足跡——《大地留印：在澳大利亞的日子（二）》序
從澳洲起飛——《大地留印：在澳大利亞的日子（三）》序
我們都是“智者”，相約天堂之眼眷顧的地方——序《相約澳洲》優秀作品集
面對嚴峻的時代——雨軒詩集第三集前言

性愛情欲：色彩斑斕的澳華留學生文學
困境中的含淚幽默：澳華留學生雜文奇葩《悉尼八怪》
現實與隱喻：澳華留學生文學的死亡主題
故土家園情懷與普世主義的天地境界——簡談南十字星座下澳華留學生詩人詩作詩觀
選擇與追求：澳華留學生文學的人性描寫
回避“六四”肯定難以向歷史交代——簡評《澳洲：居留歲月》
本質是追求自由：關於澳華留學生文學中的身份焦慮
關於“原鄉”“異鄉”的糾結：世界主義可能是一種解答

“衰落與燴變”：澳華留學生文學的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
精神難民的掙扎與進取——當年澳華留學生作家的寫作及其文學對象
“衰落”之後：當年澳華留學生作家的新成就
燴變：新的題材、架構和視野
燴變：更顯豐富多元的主題思想
燴變：澳華文壇湧現文學性更高的作品
別有天地：另一種廣義澳華留學生文學的作品
澳華文化史上的一個重要的亮點——簡介澳洲最早的一部華文長篇小說《多妻毒》
印支難民的“難民文學”：澳華文學不可忽略的部分
群星閃耀：簡介澳大利亞南澳出版基金歷年贊助的作品
可喜的成績：澳華文壇近期在國際大面積豐收
“不斷崛起的新大陸”：關於澳華文學的整體評估
澳大利亞華文作家協會成立：澳華文壇近期重大事件

劉維群：生命從高峰跌落
一曲愛的交響：紀念李普
紀念文力
梁小萍：一道跨越東西方文化的
亮麗彩虹
站在歷史正義一邊——簡談澳華
畫家王旭政治性繪畫及其現實意義
人類困惑：沈少民想像與思考的
發力點
他在釋放身上的歷史積沉——看
沈嘉蔚個人畫展《再見革命》
附錄
遇見何與懷博士（唐培良）
他從欽江河邊走向世界——我心
目中的何與懷先生（映 霞）
He Walked on the Qin River
to the World——Mr. He Yu
Huai in My Mind (Jennifer
Yingxia)
讓生命為使命而跳動——何與懷
博士在2021.5.15頒獎典禮上的
答謝詞

《燴變：“四十千”紙上足跡三十年》新書發布會將於8月19日星期六上午十時至十二時在Rockdale圖書館舉行，歡迎大家與會。

困境中的含淚幽默

澳華留學生雜文奇葩《悉尼八怪》何與懷

何與懷

像的詩一樣的翅膀，大方地想像一下脫衣舞。但那也很難想像一個女同志怎麼敢在大庭廣眾下把衣褲脫光給看個痛快？而且問題還不在於她敢不敢，在於像這隻上台見過世面的人會不會一見了，控制不住，一個箭步上去，引起兩國外交糾紛？

袁璋調侃吃嗎噠賭，關於“嫖”，他這樣教唆般地調侃——幸好是調侃。不過，也許也是當年一些留學生偶爾嘗試過的回味或欲試未試又不敢貿然嘗試只是在心裡的操練：
嫖是男人最佳的體育活動形式。據有關方面資料顯示，一個四十歲男人同大大做愛心跳是80-90，同情人做愛心跳是90-100。同陌生人開“朝天銀行”的女人做愛就是100-120，那才叫真活兒。

男人不嫖，如同女人不塗口紅那樣蒼白。
嫖，不能倉促，半小時一小時什麼的，那是小兒科的游戏。得慢慢來。開始聊聊天，喝點什麼，得同消防隊員們進行一番必要的生物場的融恰，然後欲到濃妙，就自然而然地玩到心跳。
如果你每周工資是500澳元，那麼用300澳元去練一回絕對不算虧。

悉尼八怪，個個均是雜文高手，他們文字犀利潑辣，有對自我狡辯與獨創的自鳴得意，有對政治或行政錯誤的冷嘲熱諷。他們的幽默，常常是於無可奈何之時的機智嘲諷，令人別有一番滋味在頭。例如那位失蹤多年很讓人懷念的廣東人阿忠的文字。他有一篇《牛奶箱》，可謂經典。

他稱牛奶箱是澳華留學生的“搖籃”，沒有那個年代那群人等的經歷的人，從中真可以感受一番。文章開篇就說：
這是留學生的搖籃。
大約沒誰不曾以各種方式親近過她。椅凳桌子床架、書櫃雜物鞋箱，我們把牛奶箱單一的功能天才地發揮得淋漓盡致。甚至宏揚國旗的馬戲雜（massage），甚至慷慨激昂的民運集會，少了這寶貝就黯然失色。據此某都重提說：給予牛奶箱設計者和牛奶公司老板終生免費馬戲雜服務，以表達四十千崇高的革命敬禮。

接著，阿忠進而道出此物的多種巨大用途：
說真的，這寶貝完美得令人不可思議。輕巧堅固且疏風散熱，不鏽不腐，尺寸相宜又方方正正，不管橫放豎擺，

說真的，這寶貝完美得令人不可思議。輕巧堅固且疏風散熱，不鏽不腐，尺寸相宜又方方正正，不管橫放豎擺，

說真的，這寶貝完美得令人不可思議。輕巧堅固且疏風散熱，不鏽不腐，尺寸相宜又方方正正，不管橫放豎擺，

說真的，這寶貝完美得令人不可思議。輕巧堅固且疏風散熱，不鏽不腐，尺寸相宜又方方正正，不管橫放豎擺，

（接上期）釣鯊客說他寡人有癖，常好尋根問底。讀《禮記·檀弓上》：“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隤，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常疑心“梁木其隤”之下，脫了一句。後來，終於找到了，是“則吾將安放？”如此，寡人才安寢，《墨子》，亦然。因此，釣鯊客進而說，散逸的十八篇，不把它找出來，豈不愧對列祖列宗？俗語云：愛的墳墓是結婚；以澳洲吾輩情形推之，兼愛的結局必是同居。且考之以前留學生之據系，簡直就是戰國的再現，正與墨子所處之時代相類。據此，他釣鯊客寡人可以斷然結論：《墨子》“兼愛”上、中、下三篇之後，必是“同居篇”上、中、下無疑耳。而後呢？當初那些“肩扛著黑暗的開門，讓所愛的人到光明的地方去”的人們，也陸續地走進了戰國。忽然發現，所愛的人，已經鑽進了別人的叢包。怎麼辦呢？除了與“兼愛”同流，就只有“苟合”一途了。所以，“同居篇”上，恐怕還有“苟合篇”上、中、下吧。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以胡博士的名言度之，寡人只能審慎地說——待考。

釣鯊客此文把當年澳華留學生如何“性”，說得如此有理有據，實為一絕。
性，自然是男性荷爾蒙高漲的這些“八怪”們熱衷於“宣洩”的對象或裝模作樣給予“探討”的大學問。楚雷論述他心目中的“淑女”。超一著眼於“鳥”。高寧正兒八經地論女人，作了有關“斷語”，發表“性愛唯物論”之我見，難談吃嗎噠賭，指出男人愛娼婦，以及雪梨留學生印像中很有性的特色。大陸寫一個妓女，寫第一次去那種地方，回憶他的初戀，又作了東西方叫床文化之探討。袁璋因情人節有感而發，又獲得同性戀游行的啟示，他侃一澳式女人味，侃贊上海女人之後又侃贊廣東女孩，更參與調侃吃嗎噠賭。釣鯊客則研究了政治與手淫，革命與避孕，為“二八論”之事，還愛護地要打阿忠，打袁璋，打大陸，打李克威。

且看看大陸如何寫第一次去那種地方，真是寫得活現活現：
我記得第一次去去脫衣舞是坐大明的車去的。關於脫衣舞，說實話我這人是比較膽小的。我記得有位朋友到澳洲一下飛機就直奔Kings Cross，我第一次去的只是唐人俱樂部，是星期四晚，不要錢的那種。

進去的時候，我很不好意思。守門大漢對別人叫一聲，我都嚇了一跳。大家知道，我們這些人是沒見過什麼大世面的。在大陸要是見過這種大世面是要吃槍斃的。讓我們張開想

我記得第一次去去脫衣舞是坐大明的車去的。關於脫衣舞，說實話我這人是比較膽小的。我記得有位朋友到澳洲一下飛機就直奔Kings Cross，我第一次去的只是唐人俱樂部，是星期四晚，不要錢的那種。

進去的時候，我很不好意思。守門大漢對別人叫一聲，我都嚇了一跳。大家知道，我們這些人是沒見過什麼大世面的。在大陸要是見過這種大世面是要吃槍斃的。讓我們張開想

我記得第一次去去脫衣舞是坐大明的車去的。關於脫衣舞，說實話我這人是比較膽小的。我記得有位朋友到澳洲一下飛機就直奔Kings Cross，我第一次去的只是唐人俱樂部，是星期四晚，不要錢的那種。

進去的時候，我很不好意思。守門大漢對別人叫一聲，我都嚇了一跳。大家知道，我們這些人是沒見過什麼大世面的。在大陸要是見過這種大世面是要吃槍斃的。讓我們張開想

我記得第一次去去脫衣舞是坐大明的車去的。關於脫衣舞，說實話我這人是比較膽小的。我記得有位朋友到澳洲一下飛機就直奔Kings Cross，我第一次去的只是唐人俱樂部，是星期四晚，不要錢的那種。

進去的時候，我很不好意思。守門大漢對別人叫一聲，我都嚇了一跳。大家知道，我們這些人是沒見過什麼大世面的。在大陸要是見過這種大世面是要吃槍斃的。讓我們張開想



■上世紀九十年代經常發表雜文的《華聯時報》。

STRUGGLES INITIATIVES SUCCESSES
Author & Speaker: Dr Henry He
Recognising the lives and achievements of 40,000 Chinese students on the 3